

Wings To Dream: Research on Taiwan Indigenous Textiles, the Project of Taiwan Indigenous Teachers Training Course in Textiles

Tsai, Yu S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extiles & Cloth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earlier times,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Taiwan depended on demonstration and oral teaching for instruction on their weaving skills, and lacked any written or graphical record. After 1895, during the 50-year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y were forbidden to do weaving. Additionally, with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fter Taiwan's recovery, as well as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older women who possess weaving skills, we face the serious problem of almost completely losing the traditional skills.

In 2000, the Departmen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despite the budgetary difficulties it was experiencing, still took on the burden of training teachers in the arts of aboriginal dyeing and weaving. Besides the meticulous planning that we did on the courses, we also integrated many of the teacher's specialties, and worked together on behalf of the growth of the teacher training. Two years later, we could see the rich results of the faculty's hard work. We also saw that the trainers needed to have a long-term vision, a complete plan, and a true capacity for execution. We believe that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s worthwhil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training.

To save the traditional skills, besides having our trainees learn the traditional warping and weaving methods, and by having our teachers analyze traditional weaving, we have been able, little by little, to reacquire the traditional weaving methods that had been heretofore lost. Furthermore, this lets us recreate new versions of their clothing.

Ten years later, we see these trainees spreading the seeds of their traditional dyeing and weaving methods, and continuously creating new products to sell at exhibi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ongoing reacquisition of traditional weaving skills now lets those in the aboriginal tribes who hoped that they could wear their traditional clothing to feel their ancestor's glory and regain their self-esteem. This dream no longer seems unattainable.

展開夢想的翅膀：

台灣原住民織物研究與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及設計學程師資培訓計畫

蔡玉珊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專任副教授

培訓計畫結束多年之後，我聽到一位優秀的泰雅學員說，她覺得收穫最多的是蔡老師教他們怎麼看用線條、符號和數字來表現織物結構的技術圖，這一點讓從前他們不知道怎麼記錄和說明的困難得到了解決…現在就利用用這種方式在教導下一代…。

前言

台灣原住民的織布技術從前靠著身教與口說傳授，缺乏文字或圖表的記錄。在1895年後，歷經五十年的日據時代被禁止織布，加上台灣光復後的現代化衝擊以及現存能織布的耆老正逐漸凋零，傳統的織布技藝面臨了十分嚴重的消失問題。

2000年，輔仁大學的織品服裝學系所在經費拮据下，仍然堅持地挑起了培訓原住民傳統染織工藝師資的重擔；除了慎密地規劃課程外，也整合了多位老師的專長，一起為師資班的成長付出。兩年後，我們見到了學員們努力所獲得的豐富成果，也確信培訓人才需要有長遠的眼光、完整的計畫和確實的執行力；相信這樣的經驗值得以後的培訓作參考。

在挽救失傳技術方面，學員們除了學習傳統的整經和織布外，也藉由老師分析傳統織布，將已經失傳的織紋技法一件件地再找回來，並且重製成新的服飾。

十年後，我們見到這些學員各自在部落中散播著傳統染織的種子，並不斷創造新的商品展售；傳統織布技術傳續的結果，讓過去希望能穿上傳統服飾，去感受祖先的榮耀與建構自我的認同，這個夢想已不再遙不可及。

觀賞歐、亞、非洲的精彩古織物

說來我是先認識國外的織品藝術後，才回頭研究臺灣本土的織品的。在1979年初到法國之前，對於紡織品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只當它是生活中本來就一直存在的物品。住在法國十四年當中，學校的織品養成教育和畢業後從事雷諾汽車椅布的織品設計、嘗試以

特殊材料作織紋實驗，以及後來以中國文化作為主題的織品創作也都與台灣原住民的織物無關，然而後來會走上研究它的這條道路上，可說是一連串的偶然。台灣原住民的服飾在世界的織品藝術中獨樹一格，加上愛屋及烏的心理，讓我在閱覽過多國精彩的織品服飾之後，依然為它深深著迷。

初次端倪古代織物是在1981年2月巴黎市羅浮宮的古埃及織品文物的展覽裡，法國國立高等裝飾藝術學院（E.N.S.A.D）「人文藝術」的教授，要織品系的學生在觀賞完古埃及科普特時期的織布工藝後寫下心得；對於當時剛進入織品領域的我們來說，只認得簡單的織紋和布面上的圖案而已，然而那些多數以動、植物作造形，如同說故事般的小布塊至今仍讓我記憶深刻。之後數年，陸續有機會到以收藏亞洲藝術文物聞名的奇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以及里昂的織物博物館（Le Musée des Tissus de Lyon）觀賞歐、亞、非各洲的經典織物。對於從前織品工藝家們純熟、精緻的技藝，渾然天成的協調色感以及豐富的表現題材，常讓我佇足良久。從歐洲宮廷裡使用高貴的材質所織成的奢華家飾布，到優美、薄透的蕾絲花邊，我看到了歐洲人崇尚優雅、華麗的風格與細緻的文化品味；也從一次特別的非洲傳統土布的展覽中，被那粗獷，毫不修飾卻流露出自然、質樸與協調的表現風格感到震撼！而最讓我驚奇的是 1983年，在巴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心初次看到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服飾展；其豔麗、強烈對比的色彩，搭配著豐富的圖案以及類似戲服的奇特造型，在當時的確引起西方國家民眾的注意；西方人對於剛開放的中國社會以及其所蘊藏的豐富異國情調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影響所及，巴黎的大百貨公司曾特別舉辦了中國工藝產品特賣會；一些混搭著歐洲時尚與中國旗袍樣式的服飾造型也出現在期刊上。

返台後開始從事梭織教學

1993年春返台定居後，旋即進入輔仁大學教書。同年夏天，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邀請本人擔任技藝研

習會的梭織教師，那時我初次認識尤瑪·達陸這位泰雅族的學生。由於學員都是業餘的織品工藝愛好者，不具織品科系的背景；為了能在期程內讓大家都覺得很有成就感，我親自設定了幾個圖案和織紋技術圖，要學員們只要照著圖表操做，將布織出來就可以。最後每位學員完成的作品有兩項：一項是以踏板式的轆轤織機，織出雙色的幾合圖形布；另外一項則是我將過去研究的一套轉換技術拿出來讓學員們作實驗，教他們以四綜織機織出多彩且可變化多種圖案的花布；它是將扭轉型的經線結構所產生的圖案，依公式轉換後，以平行直線的結構織出，兩者可獲得近似的圖案；這也是本人研究古老卡片梭織技術的一項發現，它解決了卡片梭織長久以來織帶寬度受限的問題。

初次接觸台灣原住民織物

1994年，本人擔任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織研習班的梭織教師，在編織工藝館的圖書櫃上發現了兩本日文的舊書——「台灣の蕃布」，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也開始對台灣原住民各族織物的圖紋和結構技術感到好奇。隨後，亦曾數度到台北市順益原住民博物館的「衣飾與文化」展示區去瀏覽台灣原住民的盛裝服飾。順益博物館的建築頗具特色，各樓層的展示規劃做得非常用心，各套精緻的服飾在柔和微暗的燈光下更顯得莊嚴。展場中安謐的氣氛，好似身處教堂一般，讓人不由得帶著虔敬的心，欣賞每件曾經穿戴在原住民身上，盛滿織女的巧藝與深情，為親愛的家人所織繡的服飾。

對台灣原住民服飾初步的印象

台灣原住民在織布創作上保留了自我風格，令人好奇的是各族所使用的傳統織具類似，都是由木筒經

箱及分離的條枝等所組成的背帶式織機；這種席地而織的方式一直到台灣日據時代以前仍然沒有改變，但近二十年來已逐漸更替，使用較方便的穿綜型多臂織機織布。綜合觀之，台灣原住民的織品服飾常見的色彩以紅、黑、白、藍為主，圖案以橫條紋及變化菱形居多；方形衣及大披巾的服裝樣式構造頗為簡單，這些都不像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服飾那樣的多彩又多樣。儘管如此，多數台灣原住民的服飾都帶著一種單純、堅毅、含蓄、秩序、與質樸的美好品質，但有貴族階級制度的魯凱族及排灣族的盛裝服飾則別具風格，他們也使用較多具象的圖形(如人頭形、蛇形、壺形等)。

培訓計畫成立的起源

1996~97年期間，時就讀於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的尤瑪·達陸邀請本人到台中縣的潭子鄉去指導幾位原住民朋友織紋技術，她並且提供了幾件泰雅族的舊衣服要本人做好織紋分析後教她們重製，其中包含了一件北勢群的紅色新娘衣。1997年，她成立了「泰雅織物研究中心」，旨在為原住民提供一個認識族群的傳統文化，發展染織工藝產業的場所。我告訴她要培養一個專業設計人才，除了個人要有興趣外，並要搭配多方面的課程訓練和豐富的實做經驗，一般短期或片面式的學習方式，難以補足必備能力的缺口，亦難達到整合運用的功效；而對於染織工坊的發展而言，最好能擁有各種能力的專才一起合作。於是我們想到了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所，期望學校能提供多種教學資源來培訓原住民學員。這個想法立即獲得了時任所長的羅麥瑞修女的支持；於是從1999年中，我們開始籌備計畫，多次一起規劃課程的內容，構想將學習的過程分成近程的多元基礎訓練(2000年

9~12月、2001年3~12月)和之後遠程的高階研究與行銷管理等課程。

計畫書擬定後，儘管我們在經費上精打細算，但各種必要的支出仍然高達四百五十萬元。當時我們三人數度拜訪了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期望能得到政府的經費支援。承蒙當時汪秋一處長的協助溝通，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先生表明，希望這個培訓計畫能讓台灣各地不同族群的原住民都有機會參加；但經費上只能提供一半。原民會的決定雖然不盡人意，但已經讓我們相當高興和感激！基於想維持原先的計畫理念且教學品質不打折，我們的目標只能設定到完成近程的多元基礎訓練階段。接著，讓尤瑪擔任計畫執行長，由她負責到各地說明、招募原住民籍的學員並協助事務溝通；同時，羅修女和我等人則負責課程的安排及徵詢各課程的專業老師來幫忙上課。

培訓的目標與重點

摘錄培訓計畫書中前言的重點：「台灣原住民的服飾文化，因其歷史背景而產生豐富而多元的變化，然而在面對現代化衝擊之下，台灣原住民所面臨傳統技藝消失的問題十分嚴重，除了研究資源的欠缺外，現存的耆老也刻正逐漸凋零、技藝傳承將面臨斷層，若不及時挽救和振興，將面臨精良染織傳統的衰微。可見此問題的重要性及急迫性。……透過系統性的規劃及學程，旨在培養能夠傳承文化傳統、掌握市場創造生計的專業人員。在計畫構想中，預計培養的有三種人才：一、種子教師 二、創新設計師 三、民族學苑的學員。課程規劃以兩年為一期，首先培養師資，藉由師資回到部落中，散播學習傳統染織及創造新商品的學習興趣與信心，更鼓勵更多的原住民能夠回到部落中植根並深耕。」

簡而言之，此計畫的目標以培養原住民種子師資及創新設計師為主，與其他一般的工藝訓練課程相較，此計畫的內容項目是相當多元的，即文化與技術兼備。在文化課程方面，增強對自己本族傳統文化的瞭解，也增廣對其他民族織品的認識、學習蒐集流行資訊與行銷、經營概念等。在實習課程方面，學習設計方法、配色以及染、織、繡與拼布、製衣、打版等多種技術。

特別的一班

有別於一般大學生正常的上課方式，這班原住民學員除了一位男性外，其餘大多是部落裡的家庭主婦或是從事工坊生產的婦女，有的平日就必須工作分擔家計，因此個人的家務、事務十分繁忙，儘管如此，大家都很珍惜這個難得的培訓機會，學習的興趣高昂而且很認真。

這班原住民學員的人數共15人，其中十位是泰雅族人，其餘的有排灣族、太魯閣族、魯凱族及鄒族。他們分別居住在台北縣的烏來鄉、新竹縣的竹東鎮、花蓮縣的瑞穗鄉、宜蘭的南澳鄉、南投縣的埔里鎮及仁愛鄉、台中縣的和平鄉、苗栗縣的南庄鄉和泰安鄉、嘉義縣的阿里山鄉以及屏東縣的山地門鄉。由於散居各地，每次從偏遠的部落來到輔仁大學上課，路途相當遙遠。每週連續兩天的上課中，學員們常背著笨重的行李來學校，除了耗費不少體力和車資外，夜間的住宿也是一項難題；由於有的家庭經濟情況本來就不寬裕，為了節省開支，尤瑪幫部分學員找到了教會場所過夜；而一些會影響學習情緒的阻礙，老師也會協助排解，並鼓勵大家要堅持繼續走下去。總之，在整個學習過程中，非常感謝黃光嫻助理盡責地處理煩雜的各種事務，還有幾位教師們充分地發揮愛心，



傳統織布技術—整經



多臂織機操作—穿綜



展開夢想的翅膀—期中成果發表會



鄭文珠老師（左）刺繡作品討論



蔡玉珊老師（右）織物分析



陳春梅老師（左）自創品牌與流行時尚



陳景林老師（左一）
民族織品賞析



館藏民族織品賞析

每當學員在生活上有困難時，均適時地伸出援手幫忙，其中包括了鄭文珠老師和闕碧芬老師等人。

在培訓中，有的對鄭文珠老師所教的刺繡和拼布技藝有興趣，有的則喜歡跟蘇旭珺老師學做衣服打版，而四位來自烏來的泰雅族學員都喜歡織布，在來參加培訓班之前已有多年的織布經驗。學員中唯一的魯凱族男生彭春林先生與排灣族的許淑慧小姐都來自屏東縣，兩人的作品表現多使用拼布與刺繡方式完成，不但手工細膩而且創意佳。

增廣民族織品見聞

為了讓學員增廣見聞，輔大織品服裝學系所開放圖書參考室，並提供中華服飾文化中心的原住民織品服飾藏品及圖片作為教學的參考資料；我們邀請了曾經多年在中國西南研究少數民族服飾的陳景林老師來上課，陳老師收集的民族染織資料相當豐富，而他本身也是台灣知名的藍染和纖維藝術創作者。此外，我們也請了一位相當多才多藝，而且對古董及東方神秘文化有著深厚興趣的洪光明先生來帶領我們參觀他的名店「亞細亞佳古美術館」；一進門，就被其展示空間所散發出來的美感所吸引！行進間，見他陸續地從古色古香的木櫃中取出一件件從亞洲各地尋回的極緻精美織品，他很熱心地為我們講解織物的典故與特色。

傳授設計與傳統織物的織紋技術

培訓課程中，由我教導「圖案設計與色彩應用」及「原住民傳統織物織紋分析與設計應用」兩門課，

前者屬於平面視覺設計，學員除了練習調出許多變化的中間色外，並要從傳統的圖案中取材，重新創造圖案並配色。後者則是學習重製台灣原住民傳統的織布並構思如何應用在產品設計上。除了學校的資料外，幾位學員也提供織品實物或是圖片來讓我分析。我在記錄好各件織物的織紋結構後，逐件地教他們解讀技術圖表，然後示範整經、上機，之後再讓大家練習試織。

當時分析的幾件精彩的舊織布，大多數是屬於泰雅族的，包含了桃園巴義慈神父的數件收藏（馬利巴群的紅藍條紋布、大嵙崁群的藍、綠、黑三色的細直條紋布，此披肩布和另一塊桃紅色的披肩布一樣，在主布片的一個布邊上都加縫上一條黑白相間的複雜挑花織帶）、尤瑪達陸的姨婆所織的一條特經織帶、彭玉鳳母親的方形織錦胸兜布、林美鳳從台大人類學系收藏資料中找到的一件烏來屈尺群的藍白條紋披肩古布圖、彭秋玉借來的南澳地區的三色織錦布片以及林淑莉借來的獵首者所穿的紅褐色短上衣等。學員以多臂織機織好布後，我們再一起討論結果和作修正。

多元的培訓成果

培訓計畫的成果展中，我們很高興看到一些優秀學員已有重製精美的傳統織物的能力。隨著幾所博物館的典藏需求，他們曾先後委託學員重製傳統織物，例如彭玉鳳織的平埔族盛裝上衣的試織布樣以及織作資料已由委託的博物館收藏，還有烏來泰雅族博物館委託重製的貝珠衣等，這些都是將珍貴的藏品再度活化的例子。

雖然學員們起初的專長和學習興趣並不完全一樣，但培訓課程中我們要求大家一起學習各種不同的技藝，因此在結業展中我們見到一些學員的作品已嘗試融入了新的技法。結業後，學員們各自回到自己的部落，有的從事教學，有的繼續經營工坊，帶領著族人一起工作，並從事精品創作，例如彭春林等一些學員的創意作品已被外界所收藏。

學員們在結業感言中大多表示過去從沒有接觸過像這次這麼多元、豐富的課程，讓他們認識從構思、設計、製作、產品加工，甚至到定價、行銷等問題都需要事先仔細的考量和規劃；也深刻感受到色彩的搭配與創意表現方式，兩者對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的重要性。最後他們由衷地表示感謝全體老師們的熱心、無

私的教導，希望未來仍有機會繼續請教。

儘管培訓的過程走得相當艱辛，但在多位老師與15名學員的共同努力下，我們還是依原先的計畫完成了的目標，並且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結業巡迴展中，我們獲得了各界高度的評價，也讓學員們對未來充滿著信心。期待這班學員能像結業展標題上所寫的「展開夢想的翅膀」一樣，勇敢地去追求未來的夢想。

繼續研究之路

2002年培訓計畫結束後，意識到自己之前所做的織紋研究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事實上還有許多精彩的原住民傳統織物仍瀕臨技術失傳的危機，因此羅修女希望我繼續研究本系所的典藏品。當時我選擇了七個族的織、繡品作研究，其中數件即是本書中所放入的試織樣布。此外於2004年與2008年，兩次受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委託，為其編織工藝館所典藏的經典織物作研究，其中包含了泰雅族、布農族、魯凱族與排灣族。

從研究歸納中，我發現台灣原住民織布的一些特殊做法與技術邏輯，例如循環式整經、慣常使用反面織法，以及泰雅族在織顯經圖案布時，雙經常採用不規則的群組排列方式等。技術方面，原住民所使用的開口分經棒及綜紗棒、挑花棒與北歐所使用的平衡式腳踏織機（counterbalance loom）的綁綜木條原理相同，原住民的織法雖然與多臂織機（dobby loom）不同，但卻與多臂織機的紋板圖概念一模一樣，因此藉由織紋圖的比對即可證明兩者的結構完全相同。

在分析織物時，我必須戴著白手套，在低溫的博

物館典藏室裡工作；有時必須以兩層的放大鏡，專注地隨著針挑，仔細地檢視其結構規則。曾經遇上幾塊相當緊實的織布，都是厚實得連針都難以穿透，加上撚線年久鬆散，肉眼根本難以分辨出根數也看不清楚交錯情況，尤其是遇到黑線或是當背面有雜亂的斷緯線遮住織紋時，分析的困難度就愈高；此時都需要仰賴過去的經驗與梭織結構的理論來作判斷。

各國的織品各具特色，織物中可以探索的技術與故事也相當多，曾經有一次與外國友人合作，研究緬甸傳統的祈福織帶，那條以卡片梭織雙面組織技術完成的細條織帶長達近五公尺，上面有許多精緻的宗教性圖案和文字；完成後，長達91頁的記錄圖稿讓自己都吃了一驚！那是我所分析過最長的一件織物。

研究、創作之餘，在大學的「織品設計」課程中，我曾多次安排學生應用台灣本土的題材去練習創作，圖案在轉換成不同的技術規格後，可以廣泛的應用在針織、印染、梭織、刺繡等織物產品上。相信若有多人投入創新設計，彼此觀摩學習將有助於提升台灣本土文化創意產業的水準。

精彩的台灣原住民織物值得與世界共享

台灣原住民的織具中，沒有控制經線密度的梳（鋼）筘，而是直接在布軸上自定布寬，經線密度普遍較高，故布質顯得厚實。從世界上存在的許多織紋結構來看，台灣原住民傳統織布所使用的技術有所侷限，例如，我們並未發現有使用緞紋、雙層以及蜂巢、絨毛等變化組織；另外，原住民也因僅使用一個經箱的緣故，無法像雙經軸的織機一樣，可以分別控制兩組經線的張力，織出凹凸組織或是雙經的織錦



蔡玉珊老師(左一)織紋技術圖解說明



屏東瑪家原住民文化園區畢業巡迴展



整經機
—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提供



作者試織卑南族布樣 —蔡玉珊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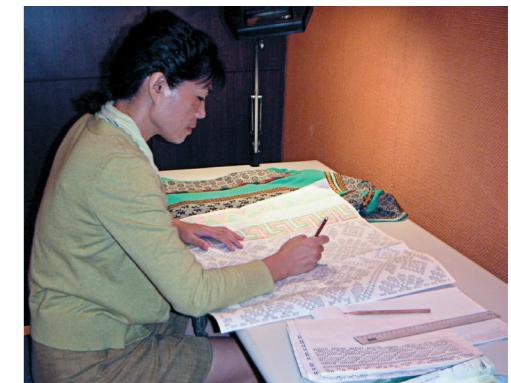
鄭文珠老師刺繡教學示範作品 —高輔霖攝



作者於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織工藝館
分析記錄服裝刺繡圖紋 —蔡玉珊提供

布。雖然如此，台灣原住民已將其傳統織機最常使用的浮經、浮緯顯花以及斜紋玩出了好幾種變化技巧，甚至發揮到頗具深度的境界，例如泰雅族西賽德克霧社群的紅色浮經大菱形紋(米粒織)披肩、南澳群的浮緯多色織錦、以及排灣族精緻的蛇紋織布和橫排多色菱形的喪巾布等，這些都需要卓越的技術和耐性，此外，達悟族的藍色小菱形紋和白色的凹凸菱形點紋、布農族的多色菱形以及卑南族的十字及黑白菱形圖等，這些織布也都相當具有巧思並且結構緊實。光看台灣原住民那些美麗的織物，讓人很難想像世界上竟然有人有辦法利用那麼簡單的機具，創作出如此高水準的織物！難怪收藏單位和各族人會將這些經典織布視為珍寶。

從十多年前對台灣原住民織物的初步印象，到如今有了更深的瞭解之後，感動是更深刻的，也愈來愈



加體會台灣原住民祖先的智慧與自信，說那些精彩的原住民織物是人間瑰寶，一點也沒錯！從織紋分析中我也知道，台灣原住民所使用的一些技術都是可以任意地變化圖形的，但基本上大多數還是遵循傳統的模式、使用過去相同的圖案，從這裡可以感覺到台灣原住民尊敬祖先與謹守社會規範的良好修持。

在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我尋著不同的織紋脈絡，更換著色筆，將浮起的經線逐點地記錄在格子紙上時，感覺就像正在抽絲剝繭的解開密碼一樣，而最後的結局有時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非常有趣！完成後的每一件織紋圖也宛如一首音樂的樂譜一般；台灣原住民的織物之美值得與世人共享，它未來是否也能像布農族獨特的八部合音一樣，讓全世界都驚豔？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培訓計畫插圖由林為道、黃光圓攝)



卑南族織片（正面）



卑南族織片（背面） —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收藏